

雨是写往地下的信

仇士鹏

如果大地是一张信纸,雨水就是纸上写不完的思念,时而淅淅沥沥,时而瓢泼而下,都是在奔向那个在大地上已不存在的名字。

——题记

势。或许,是你在地下庇佑着它吧,就像曾经你呵护、抚养我一样,让本该俯首于深草蓬蒿的小松,有了凌云的可能。

从记事起,十几年的时间,父亲整日在外奔波,你因为腿部残疾,便留在家中陪我。

我始终记得,铁门外,你一瘸一拐地端着淘米水,走到屋子外给我种下的无花果树浇水,顺手摘些葱,慢吞吞地走回来;小屋里,你摇着快没气的煤气罐,在火焰倒下之前摊好饼,金黄的鸡蛋散发出的香气,一路穿过门缝钻进我的鼻子;椅子上,你扶了扶老花镜,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把三寸春晖密密地缝进破了的校服中,补丁处,一朵小花毫不羞怯地盛开……

这些平淡的记忆就像是漂浮的尘埃,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可见,但在安宁温馨在阳光下,却纤毫毕现地显露出来,清晰得能让我看清你当时的头上爬了多少白发,数清你的袖套上有多少被时光焊死的污渍。这些尘埃落在眼睛里后,会给泪腺带来刺激,却并不激烈,可能,是十年的时间让眼睛有了老茧,也可能,是因为美好的回忆本就不该用悲伤来句读,意犹未尽的微笑才是最好的谢幕。

虽然时不时地,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你挺过了,或是没患上脑溢血,一切又会怎样,我的人生、我的心态、我的追求,会不会改弦易辙? 终了,仅是一声叹息,就在那个我忘记了是否算是寒冷的冬天,在三九天刚刚从日历上撕下不久,你撒手离开。从此,在一些表上,我开始写上那四个以前我只在电视上听到的字,单亲家庭。

你走后,很多事物随着你一起走了。

老家那座你任职打字员,见证了你的半辈子和

我的童年的学校几经转让;那辆矮矮的,你每天骑着上下班的自行车早已锈了,和废品一起被卖掉;那台你每天听养生讲座的收音机也哑了,灰尘铺满每一个按键;那些你还没来得及告诉父亲做法和技巧的家常菜,失去了能让我恍若初见的色泽和味道,陌生得没有一粒味蕾能道出一声久违;那栋从我记事起就一直生活的房子也最终化成断壁残垣,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晨起或是酒醒时,在迷迷糊糊中叫出一声老妈。

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逃过了时光的洗劫,收留下颠沛流离的怀想。

你辛苦记满养生知识的笔记本还在,在密密麻麻的蓝色圆珠笔迹中,随处可见你曾经念叨的我身上各种毛病的中医学语、对应处方和保健方法,我患过的每一场病都能在里面找到存在的证据;里里外外都有你缝的补丁的被子至今仍盖在我的身上,有时把它晾在院子里,能拍出十几年前的阳光的味道,那时候,你总能定时想起帮我晒被子,腿瘸使不上劲,就用杆子一点点地挑,到了午后,再去给被子翻个面;最重要的,是曾经用诺基亚手机给你拍下的照片都还在,即使再过上几十年,等我连自己童年的事情都记不得的时候,依旧能借着它们回想起你的音容笑貌,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始终是一个有母亲的孩子。

老妈,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人间的雨声,在无垠的雨声里,会有那么一小片,是从我的手掌心,从我的眼睛里落下的。当它们穿越厚重的土层后,另一个世界的你会不会莫名地抬头望向窗外——而桌上,同样正摊开一张信纸?



春草青青思故人

谢伯康

“你一定要回来。”临近清明节,父亲打来电话,特地嘱咐我清明假期回家一趟。

清明节是我们家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甚至超过了春节。每年这个时候,父亲和姑娘们都会从城里赶回到老屋,简单地清扫下屋子,拿着鲜花去往家族墓地祭扫。

在我的印象中,先人墓前祭扫的事情一直是爷爷在负责。小时候,到了清明节,爷爷都会召集子孙后人,带着祭扫用品前往家族墓地。家族的墓地在一块田野之间,需要穿过弯弯曲曲的田垄,越过一条窄小的水沟才能到达。

爷爷拄着拐杖慢慢前行。

进入三月,天气渐渐回暖。田野里,青青的麦苗迎着雨露,齐刷刷地长了起来,就像给田地铺上了一层绿毯子。金黄色的油菜花一朵挨着一朵,一片接着一片,给这美好的季节带来了不少生机。野菊、枸杞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野花也争相盛开,星星点点地点缀在田野间,给大地增添了不少颜色。

爷爷和我们穿梭在其间,微风裹挟着淡淡的清香迎面扑来,让人神清气爽。清明前后是多雨的季节,泥巴路较为湿滑,大人们走得非常小心,小孩子才不会那么注意,在花丛中飞舞的蝴蝶,勤劳采蜜的蜜蜂早已经将小孩们的目光吸引过去,我们一会儿摘摘野花,一会儿逗逗蝴蝶,蹦着、跳着在田间穿梭。要是不小心,就会摔个“狗啃泥”,惹得大人们捧腹大笑。

到了家族墓地,爷爷一边拨着周围的野草,一边向祖先汇报着一些事情。我从不会刻意去听,我只会按照大人們的指示,完成既定的祭拜动作。随后回到家里,吃着奶奶和妈妈准备的一大桌子美食,这个节日才算正式过完。

爷爷和奶奶去世后,我们一家子搬到了城里生活,清明祭扫的事情就落在了父亲身上。到了日子,我们一家人无论在哪里,都会回到老屋,姑娘们也会过来,他们姐弟之间会说一些体己话。我则在老屋里观察,用手抚摸潮湿的墙壁,回忆小时候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时光。

去年清明节,我发现父亲坐在老屋里发着呆,岁月的痕迹留在了他的发丝之间、脸庞之上。在祭扫的时候,他和爷爷一样,一边拨着草一边说着一些事情,我仔细听了听,都是家里发生的大事小事,大致意思是“让祖先放心,后辈都过得很好”之类的话语。

从父亲的身上,我似乎读懂了爷爷过去的“絮叨”,我似乎更深入地感悟到了清明节的含义。也许,这个节日并不仅仅包含着后人对祖先的思想,还蕴含着对孝道的传承。它像一条纽带,紧紧地系着一个家族的血脉。

今年清明,小草依旧青青、野花依旧美丽,过往的记忆一幕幕的出现在眼前。收拾行囊,坐上春天的列车,去寻觅那段美好的记忆吧!

清明回乡情更怯

李淑宁

“爹娘在家在,爹娘去只剩归途。”清明将至,我踏上归途,沿途的风景依旧,走到半路时,我沉浸在回忆的漩涡里,时而欢喜,时而感伤。

自从双亲离开后,我极少回乡了,现在走在回村的路上,田野里一片片青绿的禾苗随风起伏,如绿色的浪潮在涌动,我的心情亦如海浪一般起伏波动。路边黄澄澄的相思花,如童年的玩伴,还是那么灿烂热烈,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村庄原来弯弯曲曲的红泥小路已变成宽敞的水泥路,这条通向家的路,每踏出一步都有着童年的记忆。远远见三两处屋顶的炊烟袅袅,还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温馨,也触动了心弦,不禁泪流满面。

走进村里,一栋栋新建的高楼、别墅给村庄换了新貌。只剩几栋熟悉的砖墙红瓦矮房子,留着岁月斑驳的印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依然有着久违的亲切感。

哥哥和弟弟早已搬进别处的高楼别墅。熟悉的砖墙红瓦的房子,原来的家现已成了老屋,落着生锈的门锁,掉漆的木门和木框的玻璃窗,斑驳的砖墙,长着苔藓,从门缝里窥视,空徒四壁,不见娘亲守灶台,不见父亲厅堂静看书,刹那泪俱下,对残镜悲难藏。院子里那棵龙眼树,已成了参天大树,苍劲魁梧,枝繁叶茂,恰似岁月的见证,诉说着时代的变迁。它还在,而我却再也见不到曾在门口张望等我回来的母亲,再也见不到蹲在门口吸着水烟的

父亲。

倾耳贴窗仿佛听到房子里双亲的欢笑声,在耳边回荡。那一刻,我几乎要脱口喊出:“我回来了。”但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去。我害怕我的声音会打破这份美好,害怕这份美好会消逝在时光的长河里。

回乡,拜见已是老人的长辈,进门孩童笑问长辈,来者是谁,从哪里来。应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长辈依然那么慈祥、热情、好客,说着我们曾经的过往,偶然提起双亲,皆皆热泪盈眶。他们已苍苍暮年,而我也两鬓斑白的中年人,都有着对亲人的牵挂和失去亲人的悲痛。

回乡,是重温儿时的点点滴滴,再走一遍曾经熟悉的村道小路,遇见左邻右里,浅浅的交流,匆匆的离去。再次赶集,偶遇熟人,愕然顿住,然后微笑点头而过。偶遇一位曾经要好的同学,互相交谈说着日常,乡音依然亲切,但彼此已陌生。岁月带走了许多只留下鬃毛如霜白的印记和痕迹。

出走他乡久了,家乡便成了故乡,回乡的我,受到亲人朋友的热情款待,他们热情得让我忐忑不安,让我怯怯。那份温柔的力量,既让人心生向往,又让人不敢轻易触碰。我知道,这份怯懦是因为太过珍贵。

回乡是一场心灵的迁徙,是一段往昔的追寻,是一份情感的回归,但回乡情更怯。故乡是乡愁,是仰望的地方,我既是归人,也是客人,无论我走到哪里,这片土地,这份情感,都占据心中最柔软的位置。

清明忆母

朱凌

三月还草长莺飞
四月就子规啼血
随清明雨纷扬而下的
还有那些铭心刻骨的往事

去年的你
笑容可掬
手机里喊我的小名
在厨房里蒸煮饭菜
沏着家乡茶
哼唱家乡的小调

你曾说
妈妈一诺千金
一生紧牵孩子的手
一刻也不会松开
而今
妈妈 你的手在哪里

妈妈
你一生忠诚守信
而这次却撒下天大的谎
你说过
无论你去哪里
我只要在家等你
铁定能等到妈妈回来
而今 整整一年了
你到了哪里

此时此刻
同一抔黄土谈心
与一抔茅草对饮
陪着雨雾流泪
全是我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满世界 找不到我的妈妈